

余以是知李祥為中年男子。且知其頗懸危。唯此事殊非鴻謨所目擊。蓋聞諸買十八。而買被劫後三日。雙龍巷有王姓亦被劫。被劫以後。家人始知之。余居與王鄰。聞耗往其家。見門上書李祥二字。粉筆所書。模糊僅辨。似經人擦拭者。王家被劫。蓋在侵晨。時其僕已有醒意。微聞堂上有履聲。疑為王之婢。晨與甚風。每晨必往廚中汲水。經行堂上。履聲輒入晨夢。以是不慮其為盜。朦朧中忽聞大門啓閉之聲。意王或已起。即披衣而起。則大門已開。門上有此二字。僕不識丁。殊不審此二字作何解。第大居東廂一小室。蓋於廚室隔壁而成者。呼婢不答。心中轉自慰念。大門之自開。或婢外出耳。及推扉。乃知婢猶在內。然臥地如殭。似猝受驚恐所致。撫其體。猶溫。肌肉頻顫。亟覓飲飲之。婢忽張目疾視。為狀如夢。初醒。問其故。良久乃答曰。爾見盜耶。吾晨起更衣。忽聞墮瓦。愕聞間有人從瓦躍下。吾大駭欲呼。而喉不能聲。盜同視。已疾趨入主人之室。其捷如風。不可以目。彷彿辨其狀為老人。鬚長五寸許。其色猶青。短衣不履。足著藍襪。手中持刀。其白如雪。吾驚魂未定。微聞牆上復有聲。視之乃大駭。蓋此人固所習見。即雙龍港外之果攤主人。其人伏牆上。憑窺室中狀況。顧室竊而深。憑牆引領。殊不能待其端倪。則亦躍下。探首窺窗。似有所伺。吾驚極不知所為。但有疑眸注視。忽見老人以巨囊出外。棄攤主人。即躍而上。老人則開門而出。且取壁間白灰。向門上疾書。書已回顧。則見果攤之主人。即躡身躍至簷瓦。吾驚極而暈矣。僕及姬。乃共往呼王。王猶未知盜之入室。席捲所有也。為言其故。始知之。檢點物事。貴重物品。蓋寡遺留。王有祖遺玉如意一柄。相守數世。歷百五十年來。亦被劫。王頗致疑於僕人之引盜入室。謂藏之甚密。非外人所及知。李祥雖劇盜。又安知所藏。言已忿忿。而巷外喧呼之聲忽作。

巷外有墳場。為往歲大水傾屋之舊址。是處人家皆還舊茅瓦。故易於坍塌。大水而後。生者流離於外。死者填於古壙墳垣。屋主零落。已逾大半。遂無人更問此舊墟。藉者將據為已有。復為鄰里所不容。由是炊烟四起之地。竟具荆棘滿目之觀。墳場之前。與雙龍港相距十數武。有果肆。肆主楊白虎。頗擅拳術。本郭人。以傷人至死。懼罪亡走。力能舉石春。作旋風舞。躍跳之技。亦絕有過人。嘗售膏藥為衣食計。汴洛民風廣悍。動輒與人決死。江湖賣武之流。往往為所辱。白虎知其然。且慮技藝漸衰。乃改業果肆。肆資輕易舉。又每操奇贏。不踰年。而白虎積聚盈數百金。凡居雙龍巷之人。無不知楊白虎之神力。而是日楊白虎竟身首異處。棄屍墳場之次。衆人皆驚訝。謂力如白虎。胡為被殺。因相與推求其故。議論紛紛。莫衷一是。身首異處之楊白虎。則能以灰敗之顏色向人。不復能自言其故。少頃。來一童子。童子曰陳驚。備於白虎。為果肆之助手。每晨。循例以油布帳及果床至此。先陳床而張其帳。已而以鮮果攤列果床。置小檯於帳次。司其出納。白虎則以時來肆。計其贏餘。是日。陳驚方安置果床。忽聞其主人死耗。大駭。不知所為。呆如木鷄。衆人爭訊白虎死因於陳驚。陳驚茫然無知。第言白虎以遲明出門。尚囑以及時設肆。衆復問以前情事。陳驚良久乃言曰。吾主人與人無忤。殊未聞有仇。雖日來頗欲偵劇盜李祥之行藏。然無關於死因。衆人知陳驚不足與語。乃不復問。但令其報官相驗。請緝兇徒。余證以王氏備極之所見。及童子之所言。則知白虎即為李祥所殺。蓋李祥入王氏之家。白虎踴躍而至。二人復適相值。則白虎之死已無疑為李祥所殺。陳驚謂白虎欲偵李祥之行藏。李祥既以劇盜著名。必不欲有人窺其行徑。尤為勢不兩立之明徵也。雙龍巷王某。被劫約三千餘金。玉如意之值尚未計。王初甚疑其僕姬之所為。後有楊白虎之被殺。證以姬言。頗不謬誤。有人言僕姬皆謂李祥為老人。

(未完)

本報報務 本報無論何欄均可投稿海內外同文如以鴻著見賜誠歡迎特訂條例如下(一)短篇小說以千五百字為限(二)長篇小說每回以三千字為限(三)來稿須註明真實姓名及住址(四)來稿須註明真實姓名及住址(五)來稿須註明真實姓名及住址(六)來稿須註明真實姓名及住址(七)來稿須註明真實姓名及住址(八)來稿須註明真實姓名及住址(九)來稿須註明真實姓名及住址(十)來稿須註明真實姓名及住址

# 小說日報

發行主任 徐枕亞 編輯主任 許廣父 廣告主任 嚴美孫

中華民國十一年十二月廿七日 壬戌年十一月初十日 星期三

第 二 十 五 號

今日張三售大洋三分  
本社設上海路一三號  
電話中央六五七九號  
印刷者明刷所上海路八九號

本報廣告刊例 封面長行三行起碼 每行大洋六角 中縫同普 通長行每行四角 後幅短行每字四釐 長期面議

定報特別贈品 定閱本報一月大洋九角 三月大洋二元六角 半年大洋五元 贈清華書局廉價購書券一張(可用二年)此券券面印有清華書局印信及贈券字樣(一)來稿須註明真實姓名及住址(二)來稿須註明真實姓名及住址(三)來稿須註明真實姓名及住址(四)來稿須註明真實姓名及住址(五)來稿須註明真實姓名及住址(六)來稿須註明真實姓名及住址(七)來稿須註明真實姓名及住址(八)來稿須註明真實姓名及住址(九)來稿須註明真實姓名及住址(十)來稿須註明真實姓名及住址

定閱本報諸君鑒 本報對於外埠定閱諸君逐日郵寄並無一份遺漏茲疊接諸君來函多有未收到之報請來片示明號數本社以收致殘存報當即補寄一份俾成完璧特此通告即希公鑒

定閱本報特別減價 本報出版以來備受社會歡迎本外埠定戶已達七百餘份實緣本報內容豐富印刷精美紙張細新從速補定再遲恐為捷足先得完璧難求茲本報更暫定廉價自第一號起向有存報者千份完報者打九折(即大洋八角一分)寄費在內三月以上者准已定三月者期滿再贈七天半年者期滿再贈半月全年者期滿再贈一月起仍照定價不折扣幸毋觀望自誤郵票代洋十足通用惟暫以半份及一角以上者為限祈注意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本報登載各稿均有版權不准翻印及轉載

### 小說 消寒俱樂部

特別 啓事 本部第一期徵文題爲消寒俱樂部披露以後陸續接到課卷計百數十本琳瑯滿目美不勝收茲定十二月廿截止收卷一月五號在本部第一期內刊內發表現第二期徵文已請胡寄塵氏值課題爲「讀書樂」並經胡氏聲明以題極陳舊須有推陳出新之作化朽腐爲神奇方爲上乘應徵諸君請各注意第二期準一月十號截止收卷一月十五日在本部第二期內刊內發表時日已定不能更改尙希從速賜稿爲幸 主任許廬父啓



### 小說 界說

偵探小說家程小青氏。借蘇州星報主任范烟橋氏。於昨日（念四日）抵滬。與本報編輯主任許氏。有所接洽。二氏定於今日晚車返蘇云。

### 小說 偵探小說叢話

偵探小說。最難在布局。情中生情。案外有案。非挖空心思。絞盡腦汁者。決不能得情節與妙之偵探小說。非若他種小說之僅敘一二事實者。所可同日語也。

掩沒全書精華。而使讀者失驚愕駭歎之功能。偵探小說之用化裝術。實自紀述技窮始。須知偵探而至於化裝。實爲不得已之舉。非偵探必須化裝也。然吾觀今之偵探小說。在中國此項小說幼稚時代。固無論已。即東西洋之名家作品。亦多如此。何也。中國向無所謂偵探小說。有之則不外下列。

一神鬼式之偵探小說。如包公案一書。即爲此派之最著者。此在神道設教時代。或尙有情理可言。若今日開明時代。已萬萬不通矣。

二飛行之偵探小說。以七俠五義一書爲最著。寫英雄本領。直與神仙無殊。余不信世上有此等人物也。

三劍俠派之偵探小說。此與飛行之式同一不近人情。劍俠必有其人。然劍俠排過火。轉負失其之嫌。余無取焉。

以上三種。皆中國舊時之具有偵探小說之模型者也。然今已成爲過去時代之廢物。而今之作中國偵探小說者。尙不改此等陳腐頑固之規制。何也。

或謂偵探小說之構造。以情節爲最要。而造句尙在其次。此說余亦認爲合理。然字句不鍊。修詞不工。究竟未能將情節之精神寫出。且亦無以引起讀者之感情也。

作偵探小說。要使讀者有始終中三種特殊的觀感。始者何。觀案情之離奇。而生駭愕之心。中而見案有眉目。則疑鬼疑神。不辨罪犯之屬於誰人。終見破案之出人意外。則又拍案叫絕。而心身爲之俱快矣。能使讀者如是。斯爲偵探小說。斯爲好偵探小說。或謂如案情平淡無奇。雖有妙筆。安得生花。余曰。若然。則偵探小說可以不作。既爲小說。必有合於小說作法之資料。無資料。毋甯勿作。作亦徒壞人腦筋耳。此言凡屬小說皆然。不必偵探也。特偵探爲尤甚耳。

### 名父小說百範

預約售

此書集許先生新舊名著計百篇都數十萬言先生于新舊文學各種小說無不擅長此書所選每篇各別一體不但作優美小說讀之可爲初學小說之範本現由北亞先生代爲編次民國十二年一月出版定價大洋二元二角預約只收大洋一元二角郵費在內預約期滿出版前十五日爲止內容及書目容再宣布



### 小說 淚

病愁

太陽吃醉了酒一般。漲紅着臉。倦眼朦朧地想註西邊睡下。一些餘光。映在幾間破屋的牆下。把那些泥灰磚塊。都染成了黃色。

他的光線。又照到了孩子的白而帶紅的臉上。益發顯得他天真爛漫。他半跳半跑地進這屋子的時候。口中不住的嚷着。「媽。媽。方才隔壁三叔和麟哥等。都說我沒有父親。但是我的父親。終究在那裏呢。」

「景兒。你的父親麼。你三歲的時候。……你又要餅乾吃了罷。牀旁桌子上面。那只洋鐵圓盒裏。還有些餅乾留着。你自己去拿罷。」她嗚咽着說。終於把別的話來又開他。

「不……我要見我父親呢。」他鼓起兩片蘋果般的小頰。露出很不願意的樣子說。

「你的父親。今世是恐怕不能見面的了。……但是你現在年紀還小。什麼都不懂。停幾時再告訴你罷。」她的眼淚已經簌簌地流個不住了。

（二）

鐘鐺……上課鐺響了。那一間教室裏面。立刻黑壓壓的擠滿了一羣孩子。步聲。笑聲。談話聲。一時鬧個不了。

「今天是第一次講歷史。你們各得用心的聽。將來方能進步。」

教歷史的葉先生。已經走進了教室。向始發話了。此時一切聲音。便寂靜了許多。他便繼續的講下去。

「我們人類。總是有父母的。……從我們最上一代的父母起。一代代傳到現在。……把前代祖先的事蹟。順次的記下來。這就叫歷史。」他很高興的講着。兩只手指不住的做出各種形式來。

景兒簡單的腦筋裏。這時能深刻印進的。便是葉先生最先講的「我們人類。總是有父母的。」那二句話。以後所說的。便一些也沒有聽見了。」

（三）

「媽呀。今天我們先生說。『我們總是有父母的。』但是我的父親呢。他今天又很懇切的問他母親。想要解決他對於父親的疑題。但是他口中說出的父親二個字。直好像是他眼淚的機紐。現在把這機紐開了。她的淚珠。便不絕地奔放出來。

「景兒。你現在年紀也大了。總該有些曉得。……十年前的那一天。那時你只三歲。正是民軍攻打武昌的時候。城裏一般推車的人。都出去做好生意了。你的父親。也執意要去。我百般阻止他。只是不聽。套上了車帶。才回頭和我說。『這是不妨的。你看別人在這樣出去。不是有好幾十人嗎。況且我們這樣的窮。不出去賺錢是不成的。』但是出去以後。一日。二日。三日。十日。還沒見他回來。我含着淚去問東鄰李伯伯。他很驚慌的說。『這次我聽說有許多人。被民軍帶去。說充什麼敢死隊的。你的丈夫。不要也在其列了罷。』我聽了這話。真是哭到死去活來。不過我還希望他日能不帶創傷的回來。但是……現在呢……他的形跡還不能看見。他的墳墓也沒有地方……唉」

漸微……他的淚聲。窗外的雨聲。都合成了一片。

### 胡寄塵先生

（續） 成舍我先生著 胡寄塵先生贈



### 報季說小

任主生先亞枕徐

價四三廉二一大

本報自創刊以來，承蒙各界愛護，銷路日廣。茲為便利讀者起見，特將本報定價如下：  
零售：每份一分。  
本埠：每月三角，三月九角，半年一元二角，全年二元。  
外埠：每月三角五分，三月一元一角，半年一元五角，全年二元五角。  
廣告：本報廣告，效力宏大，收費低廉，歡迎刊登。

### 星明界誌雜

誌雜聲浙

（書風西精贈）

●片景湖美送●

本雜誌係浙聲學社同人組織，由曹西崖先生任編輯。內容豐富，包括小說、詩歌、散文等。現已出版多期，歡迎訂閱。

### 了版出刊月術幻

●錄目期三第●

北京何海鳴及李瀛洲蘇州葉天魂三先生題詞。內容包括：幻術、科學、藝術等。每期均有精彩內容，不容錯過。

本報星期增刊徵文。本報星期增刊，內容豐富，歡迎各界人士投稿。徵文主題不限，歡迎發揮創意。

李君肖白工書法尤長六朝體求者。接應因定調格以公同好。六尺兩元，八尺四元，屏條同堂。每幅加洋一洋，手一每尺一。洋匾額，每幅一洋，手一每尺一。題跋壽屏另議。泥金，照潤加倍。白然山人王震代訂。收件處：北火車站慶祥里市北公學。

天嘯殘墨。天嘯先生文字淵博，金石氣。本報特刊其作品，以饗讀者。內容包括：詩詞、散文、書法等。

### 枕亞傑作 哀情小說 余之妻

魂且嗟乎在後遺論其全書十餘萬言。洋裝一冊，定價六角。發行所：清華書局。

天台山虞山二徐書約。內容包括：天台山、虞山、二徐等。每冊定價一元。發行所：清華書局。

海上之夜列傳。內容包括：海上、之、夜、列傳等。每冊定價一元。發行所：清華書局。

朱增宗博士。診所：上海雲南路會樂里。電話：中央一千〇五十二號。

小說大家。內容包括：小說、大家等。每冊定價一元。發行所：清華書局。

紫蘭花片。內容包括：紫蘭花、片等。每冊定價一元。發行所：清華書局。

張舍我。內容包括：張舍我、我等。每冊定價一元。發行所：清華書局。

青年小說。內容包括：青年、小說等。每冊定價一元。發行所：清華書局。

哀情小說。內容包括：哀情、小說等。每冊定價一元。發行所：清華書局。

天嘯殘墨。內容包括：天嘯、殘墨等。每冊定價一元。發行所：清華書局。

海上之夜列傳。內容包括：海上、之、夜、列傳等。每冊定價一元。發行所：清華書局。

局每釋哀得新雅遷視異黃核之事士間楊於價雅士當楊者。內容包括：局、每、釋、哀、得、新、雅、遷、視、異、黃、核、之、事、士、間、楊、於、價、雅、士、當、楊、者等。

小說大家。內容包括：小說、大家等。每冊定價一元。發行所：清華書局。

紫蘭花片。內容包括：紫蘭花、片等。每冊定價一元。發行所：清華書局。

張舍我。內容包括：張舍我、我等。每冊定價一元。發行所：清華書局。

青年小說。內容包括：青年、小說等。每冊定價一元。發行所：清華書局。

哀情小說。內容包括：哀情、小說等。每冊定價一元。發行所：清華書局。

天嘯殘墨。內容包括：天嘯、殘墨等。每冊定價一元。發行所：清華書局。

海上之夜列傳。內容包括：海上、之、夜、列傳等。每冊定價一元。發行所：清華書局。



雙雲記

(11+11)

松陵趙眠雲著 海虞雙熱評

第十四回 父喪

到京已臘盡春初。因路上略有稽留也。蓋祝師有族人方在汴省候補。因訪之。適委代理孟溫縣。因迂道之其任所。留半月而別。祝師雖與雲士偕行。因急欲知家鄉事。故不能以道里計也。既至京。子長即寓金公宅。應考揀選。爲期尙早。雲士仍請子長潤色文字。時金公病咯血。蓋于役雲南時。因傷暑而起。今復發也。醫者謂宜閒散養心。斯得痊可。否則時止時發。終必增劇。金公亦自知身體漸衰。將謀引退。惟一時尚不能遂其初志。蓋雖嘗告病。尙未蒙允准也。雲士年十七矣。送歸原籍應小試。未得入學。然文卷早已入彀。因限額見遣。人咸致惜。金公謂初次觀場。本不存必獲之心。矧年紀尙小。不怕進得遲。只要發得早。按一發字指登榜言。此前清科舉家諺語也。小挫亦好。庶幾肯埋頭用功乎。旣而祝師揀選得知縣。分發甘肅。擬先回蜀展墓。然後由蜀入隴。別金公出都。金公略有賻贈。答其善教之雅意也。祝師旣去。亦不再延師。令雲士自課。金公爲之改文。蓋金公宦囊蕭索。又因醫藥之費。爲節省計。故不復能爲兒子出修脯也。朱次瞻公車北上。李壽門厚贐之。託其致書周君雅。卽後妻之母舅。現任赫赫有名之左都御史也。金公深惡之。方思上章參劾。以招權納賄。略無顧忌故。朱次瞻不知金公意。適壽門亦託致書金公。及晤見時。以爲是壽門兒女親家。且曩日曾力拯壽門出獄。其於壽門。自必休戚相關者。因歷述壽門後妻。卽周君雅都憲之甥女。異日壽門當有起復原官之望。并述己爲之玉成姻事等等。纖悉無遺。金公曰。自與壽門別。以爲當進德無量。孰謂反遜曩時耶。君休矣。余亦不復作書。煩君致意壽門。尙祈以名節爲重。朱次瞻慚愧而退。曰唯唯。金公以語其夫人曰。李壽門真不長進。我前枉救他。也。旣而歎曰。我自恨無目。夫人勸金公。彼既有書來。不可不復。金公憤然曰。我已深鄙其爲人。不願與之通函也。時金公病已深。故愈益憤激。肝火甚旺故也。其後咯血益甚。金公子憂懼不知所爲。會刲股以進。亦不見效。其年夏。竟沒於京邸。朱次瞻下第出京。歸見李壽門。壽門適得金公作古之報。方深感惜。以朱次瞻述金言語。以銜恨故。益甚其辭。壽門大怒曰。金健若老倖至此。宜其死矣。我深悔以愛女與其子。其子雖小有才。亦多薄行。殊可憾也。按此二語。乃張夫人譏毀之故。謂前急於催君遣金公子歸者。以公子曾調戲我女姪故。當時不便言。今幸其父召歸應試。泯然無迹。故待其去後。以告君也。嗚呼毒矣。壽門故并薄雲士。漸有厭惡其培之心。張夫人益得計。又壽門方得周君雅內舅氏之復書。意甚惓惓。益私喜。故夫人之言。靡不聽從。金氏舊日恩誼。幾於完全忘卻矣。金公本清風兩袖。宦囊蕭然。身後益拮据。幾至不克歸葬。幸賴同年擊友之賻。乃舉柩還山西。母子旣旋歸故里。家又絕少恒產。生計益艱。破屋數椽。略修葺而居之。雲士教六七歲童。脩脯之入。僅供饘粥。母以女工佐之。枯寂乃寒土本色。見者不知其家曾有人挂名朝籍。固當年之宦族也。母一日語雲士曰。自爾父喪。楚南李氏。除一帛之外。至今未通一書。不知何以忽然若此。當日李壽門羈囚囹圄之中。非爾父誰爲昭雪。旣出獄。卽定姻事。彼時豈不知我家固寒素者。今不幸爾父卽世。爾尙年幼。未有建立。然兒女婚姻。非其他親誼可比。乃一不顧恤。則舊日恩誼似已忘之。人情冷暖。一至此乎。雲士慨然曰。彼若無書來。則兒決不願先以書去。嫌於乞憐也。母曰然。不知他的女公子。近狀何如。後母行徑。照汝從前所述。正恐不易爲之女也。

(未完)

本報代派章程

**本報代派章程**

本報乘時崛起爲出版界放一異彩材料豐富趣味濃厚與他種日報性質完全不同出版以後風行可卜各埠派報社及諸同志如欲代爲推銷介紹無任歡迎  
（一）承辦辦法本報常日出版三張定價大洋三分內報官先惠一月附贈零售攤扣承銷十份以上六折五折一折一百份以上四折二折概以計算寄費各埠同志要閱本報者而設凡介紹親友定閱本報至十份以上送報一份二十份以上者送報二份餘類推贈送期限以定報日期爲準

（二）介紹辦法此項辦法專爲各埠同志愛閱本報來既熟按每屆陽曆月終結算不得拖欠（如滬地有安寓商家担保則第一）亦須預先惠報費）  
（三）介紹辦法此項辦法專爲各埠同志愛閱本報者而設凡介紹親友定閱本報至十份以上送報一份二十份以上者送報二份餘類推贈送期限以定報日期爲準

小說日報社發行部啓

大半是投機性質。彷彿是經營商店一般。這也不止法專一校啊。不過這等學校。只能驅驅內地幾個豬頭三阿本林的錢罷了。像你這樣人。却不該去上這般惡當。我正待說話。仰遲把煙槍一放。大聲一笑道。投機學校。我也見得多了。就沒像這法專那樣的離奇荒唐。聽說這校是扈老先生担任的校長。其實他老先生却一點兒也不曉得是怎樣一回事兒。再說一句。或許他連這學校在什麼地方。請的教員。都是些什麼人。校中的種種辦法怎樣。規則如何。他還沒有明白一點兒啊。我聽了這話。忙問。那麼他老先生竟是完全沒有關係的麼。子才仰遲都笑道。什麼沒有關係。現在對外名義上。不是他老先生的牌子麼。不過他對於這校的關係。完全就在這一塊招牌上頭。除此以外。就什麼都沒有相干罷了。我又問道。那麼。他那校中辦事的。都是什麼人咧。我瞧見他們登的廣告說。延請的教員。都是一時

四十九

東越許廬父著

知名之士。有幾個却還現任律師。或是當過法官。大部分都是東西洋畢業人員。得過什麼博士學士街頭的。難道這也可以假託的麼。仰遲聽了。嘆了一聲道。人人說你聰明伶俐。照此看來。也是一個不通世務。不達世情的笨塊。律師法官。博士學士。這些人難道是不要錢的麼。他們既然要做這等投機事業。自然要預備點資本。抵拚化着優厚薪水。延請名人。担任教務。也像那舞台生涯。先要有丁名角。纔能殼號召觀客呢。而且內地的人。蟄處鄉間。平時交不到一個闊朋友。忽然看見報紙上的廣告。說得這般天花亂墜。他們便都痴心妄想。以為藉此機會。可以多識幾位名師。聯絡幾個大老。將來畢業之後。就可希望這批人的提携薦拔。那知道都是做他們娘的春夢哩。別說這批偉人先生。沒有用人之量。就算和他們發生了感情。這一校之內。人數如此之多。也提拔不得這麼多呀。何況這班偉人

先生的聲望。也和吾輩差不多兒。究竟有什麼能力可言呢。我聽到這裏。又發生一個疑問出來。未知什麼疑問。請看下面分解。

第七回 叉麻雀滑頭逢快人 談稗乘蔑片發高論

却說我聽了仰遲說話。又疑惑道。據你說。這學校是徒有其名。毫無實際的了。何以扈老先生這樣的人品身分。也居然由他們撮弄上台。替他們搦這根大木梢呢。難道他也不顧恤自己的人格和名譽麼。子才纔說道。這倒不是他的不恤人格。不顧名譽。要知這等地方。統是他們大偉人的作用呢。我驚奇道。這有什麼作用。仰遲點頭道。這話不錯。這作用還不止一種呢。○一則這批辦事人。或許都是他的親戚子弟。門生故舊。都要靠他老人家提拔的。偏又盡是一班酒囊飯袋。一點能耐也沒有的人。○即使仗他的老面子。僥倖布置了一個差使。還要招搖撞

五十

東越許廬父著

騙。無所不爲。結果。連他老人家的牌子。都給牽倒了。這也是意中之事。有的略有才能。一時苦難安排的。又是一類人物。倒不如老老實實。由他們去混在一堆。弄個不關緊要的學校機關。給他們玩一下子。橫豎化的是豬頭三不心痛的錢。悞的是別人家不關痛癢的子弟。究竟妨礙不着他本人。却何樂而不爲呢。這是他最大的作用。第二是此老年紀雖大。雄心却未銷歇。也許想藉此收羅幾個門牆桃李。爲將來擴充勢力之地。這也是一種作用。但究竟還是第一種的佔大部分兒罷了。我聽了。仔細想了一想。覺得確有此理。不禁呆了一呆。子才笑道。老五也不必狐疑。其實一個人求學。還得靠自己居多。至於先生的教誨。雖也緊要。若是本人不肯用功。那怕你先生的本領通天。也沒有什麼效用的。但不知你那令弟的性質。是怎樣一流人物呢。我道。這倒不消慮得。舍弟的性質。却是極靠得住。



紅閨綺語

張乙廬

諧海

圍爐閒談

張乙廬

叢談

魁庵隨筆

指嚴

報  
餘

●特別徵文

趣聞雜詠

滑稽遊記

第一題取最近社會新聞之有趣味者詠之。或耳聞。或目見。或採自各種書報。均無不可。惟每首之後。須詳細敘明事實。體限七絕。至少須詠四首。第二題限五百字。逾限雖佳不錄。兩題任擇其一。即作完卷。限期一月。在本報諸海欄內發表。隨到隨登。錄取者概贈清華書局書券。大雅宏達。尙祈勿吝賜教爲幸。

元  
算每字一尺二寸三  
三尺以上每加二尺  
號朱蕙堂先生北浙江路華興坊口門樓寄唐各大小扇莊

八尺六元  
四尺二元  
二尺一元  
七尺五元  
市招幅  
屏條值與橫幅  
刺一聯同  
團扇每柄  
石路二馬路口裕和一言堂洋貨號河南路如意里晉豐洋貨

新淋●老濁●梅毒●下  
疳橫痃●均用德國  
特效新藥無痛注射  
每

針一元  
功大効速立  
可斷根○診

發售 保險立止淋濁  
專治淋濁初起紅腫  
癢痛及多年老白濁

立見奇功照  
法施用包可  
射三天  
斷根每瓶洋兩元

注射器六角並有  
**老濁保元丸**  
多年  
老濁

元氣必虛此丸補腎消積  
並用所以照後立可全愈

每瓶一元

各埠函購郵費加一

察所法大馬路八仙橋中  
法學堂隔壁德行里一號

胡樹大律師

▲執行職務區域上海地方廳會審  
公廨吳縣地方廳蘇州高等廳高  
等分廳北京大理院平政院  
▲執行職務種類民刑訴訟行政訴  
訟非訟事件

▲事務所上海愛而近路均益里

中國偵探

坊間流行之偵探案類皆出自  
遼譯東西集從未有以中國案  
作中國偵探小說者自俞天鵬  
先生以躬自實驗之情事著成  
中國偵探案發行以來社會莫  
不人手一篇歎爲小說界別開  
生面現將本書局又一再商請  
君乞將其最近所著各書共  
探一萬鈞玄案隱愈出奇較  
七萬言鉤玄案隱愈出奇較  
之前所著之一篇名中國偵探

龜山徐枕亞先生編定

歷朝十六名家譜文

此書選輯古今名人  
寓言文字自晉迄清  
共得六十餘家搜羅  
宏富多奇而趣意見  
之作品體咸備無美  
而不風各體之近人  
遊藝較之章真大觀  
巫之判名曰大觀庶  
無愧焉

洋裝一冊  
定價五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偵探之軌範亦可定價七角

要配眼鏡請

到南京路精

益眼鏡公司





### 藝林

#### 無名女子詩(十五)

枕亞手輯

秋陰曲  
嫩寒輕掠蝶衣香。曲曲湖山淺淺廊。嬌弱不勝脂粉膩。秋風風韻似秋娘。  
無端秋字上心頭。眉鎖秋痕淡不流。一夜秋風如雨響。海棠會否略添愁。  
素腕慵拈怯卷簾。涼雲如水晚來添。兒家自有悲秋意。錯怪秋聲入耳尖。  
蘭氣清情鎖碧窗。芙蓉消息滯秋江。玉閨人病惹枝瘦。彈破紅珠淚一雙。  
空樓寂寂似深山。天半時聞響佩環。一角朱欄憑不得。吹來涼翠滿雲鬟。

### 野乘

#### 傳善祥別傳(十五)

丁嘯雲

善祥收淚謝曰。娘娘所言是。如陛下旨。

### 筆削

但遣人諭召臣父。秀清豈遵旨耶。秀全大笑曰。朕原拙於詞令。卿奈何不相諒。后曰。請陛下斟酌諸王中誰與彼善者。可急遣之。秀全曰。諸王中惟翼王石達開。與彼善逆。其才則莫如韋王。后曰。翼王遠在江西。可速令韋王往。秀全即顧善祥曰。卿可代朕草詔付宮監。往諭韋王。令其善為說辭。毋致彼疑。朕即時候其回奏也。  
秀清自入朝回府。即召鳳祥告之曰。老魅今日胆落矣。鳳祥曰。如何。秀清曰。吾始以張嘉祥之事挑動之。繼以稱萬歲之語激怒之。彼居然忍受。而故以冷詞對朕。隨即退朝。想集諸王以謀我矣。  
鳳祥曰。主公既已挑戰。然先發制人。我不可不預為之備。秀清曰。我擬調回援浙之師。駐紮本府。以防彼黨襲攻。暗派心腹將弁。偵查報我。汝更致書翼王。言洪憲欲誅勳有功者。韋昌輝實主其謀。乞彼先調九江軍。馳駐天六等邑。為我後援。如此則我之脈絡通。而彼之聲氣隔矣。  
鳳祥無不贊成。秀清曰。正私議間。忽報韋王到府。有要言而陳。秀清曰。韋王雖屬洪宗。然其人甚顧大局。汝可出迎。試探其意。我立於屏後聽之。  
仁達既入。不見秀清。謂鳳祥曰。老九(以其為九千歲故稱)何以不面。莫非疑我耶。鳳祥曰。決無此意。方在後櫺髮。未便出見。故令某恭迎王爺。仁達即坐與語曰。汝號智囊。今日之事。平心論之。過究屬誰。

## 屋父夢

然自是與白家音訊隔絕。暇日展畫。徒自低徊悵惘而已。(未完)

### 此君軒漫筆

湘帆

上海胡子久。以場醫擅名。門前設藥肆。市膏藥。晚春晨起。有跛丐蹣跚而來。坐門闕索錢。經指滑。膿血交流。一時蒼蠅紛集。丐者隨手拍取。拋入口中。咀嚼殊有味。隨吐棄其津。須臾遍地。方訝時非炎暑。何飛蠅如是之多。穢惡可厭。投一錢而去。胡親自掃除。則所吐餘滓。盡是葡萄皮核。因拾取細視。則紫囊殆長半寸許。是西域種。新採枝頭者。既非近地所有。又以非時而能變幻。回憶其容狀。却似世所畫八仙圖中之鐵拐李仙。自懷仙術。失之觀面。即時循蹤而往。遍索杏林。惟有檢拾所遺。珍為神物。每膏藥煎就。輒以一枚舂末。投入其中。從此人患瘡背癰疽。命已垂絕者。得膏一紙貼之。無不立愈。而胡意在濟人。不肯居奇邀利。以故求者益多。真其益門之概。取用漸盡。則煎藥一鉅鍋。僅投少許。及既醫後。即以前所煎存之膏。分少許投入。雖不如前時收效神速。然亦往往能起死。異他醫。今其子孫。猶以神膏世其傳。  
余外家德清徐氏。住宅極宏敞。應事曰修吉堂。內子之高王父方虎公。為少宗伯時聖祖御書賜額也。應東首有複巷。深邃不通日光。每至黑夜或陰雨日。輒聞鳴響。呼名逐隊。不減陸魯望笠澤聞過。及炳炬照尋。杳無所覩。相傳有鴨鬼云。

### 游記

魯游小記(十三)

宜興徐源

再上即為迴馬嶺。嶺在泰山之腹。至此成一大折。其上為十二聯盤。石壁兩旁。題有重修盤路字樣。路徑盤旋。漸入險境。相傳奔馬至此。亦不能行。故以為名也。  
聯盤盡處。為中天門。石坊立於一山峯上。適為登泰山之半。上有伏虎廟。門前蓋有涼棚。有茶可飲。有麵與雞卵可供食。時正十時半。氣候漸熱。余等於此又餐焉。雞卵尤可口。  
增福廟在中天門對面山峯上。亦為一轉折處。途向平坦。石壁題有保平原。戮力報國。及清吏登遊題名錄等。過此則為快活三里。快活三里者。相傳為清乾隆帝步行過此。稱其快活三里。下亦以此名答之。其實僅此許也。一路石壁。題有五嶽之尊。既雨晴亦佳。這就是我雲路先聲。山輝川媚。峻嶺等字樣。而既雨晴亦佳處。據編已在雨際線上。每逢雷雨時。陣雲四合。雷轟電掣。均在此字之下。惜當時炎日高懸。未克在雨際線上。一觀雲中之雷電也。  
逍遙遊一帶。路亦平坦。其上則又峻峭。石壁題有天下名山第一。天道運。及一大佛字。其大佛字。長約六尺餘。闊相等。題於石壁。並不見大。蓋泰山石壁。往往有自山峯直上至山根。成一一大座者。其高與峻可以見矣。再上至御帳坪。相傳為宋真宗駐蹕處。有酌泉亭。均石築。余等於此休息焉。有雲橋架於山谷間。上接雲梯。瀑布自飛來峯倒瀉而下。直奔山谷中。題有銀河二字。其左右石壁。題有霖雨蒼生。泉清自潔。俯瞰羣峯。雲霧飛瀑。在山泉。仰止。河山元脉等字。

### 畫竹記

(二)

顧佛影

白去後。女果復執壺酌秋。秋意辭讓。指觸女腕。溫膩如脂。不覺神移。女紅霞上頰。奪手悄然。退立無言。而白適出。秋知不可復留。遂告辭出門。白送出門外。獨不見女。不諱其噴噴惱耶。歸後猶猶惻惻。而數相見。覺言笑晏晏如平日。則漸慰。嗣後白每遇必招秋之家談敘。秋亦每招必往。陰月木二曜外。幾於無日不往。如是數月。忽聞漢上有民軍。將更謀革命。警訊傳來。園境騷然。楚北民情強悍。山僻皆匪藪。至是乃乘機蠶起。四鄰富戶。多被劫掠。一日。秋詣白所。白惶然告秋。欲仍奉女妹歸吳中。秋念老嫗弱女。居此盜窟。為勢實險。遂不復阻。但曰。以現狀論。兄亦自以即能為得。若弟則孑然一身。客囊中束書外無長物。固不懼盜也。況霍公維持校政。特弟左右。安能遽舍之行。惟同居數月。親如家人。一且言別。何以能堪。言畢歔歔。白兄妹亦掩抑不勝。是夜秋即宿白家。助白兄妹理行裝。請且裝具。舟人已俟於門。白登樓白母。授秋曰。兒數月來常承雅教。今且別矣。愧無以報。此拙畫一幀。即翠雨坡舊景。前為先生所鑒賞者。敬以奉贈。君睹畫如睹兒家兄弟。并可想見中秋賞月時矣。言次咽。淚淚然。恐為秋。急掩面趨出。少頃。白全家皆登舟。秋與霍公致送河干。帆影漸遠。秋猶痴立。霍促之始返。白家去後。楚亂愈亟。有大股匪徒。是校校舍宏麗。竟欲佔為巢穴。迫霍遷讓。霍無術。解散其校。借秋轉而之湘。湘之某將軍。與霍有舊。遂介秋於其署司記室。將軍頗器秋。秋亦安之。

### 詩話

#### 青功詩話

古月

唐穆宗時。有征婦寄夫詩云。夫成蕭關妾在吳。西風吹妾妾憂夫。一行書信數行淚。寒到君邊衣到無。載在語林。此詩筆傷氣清。洵流簡外。寫性情而不輕刺者。後人和云。西風吹落東吳月。自整寒衣欲寄夫。一剪一針腸一斷。不知夫亦斷腸無。二語稱。三語本杜牧之子規絕句。一叫一回腸一斷。三春三月憶三巴。未免滑。四語意數見不鮮矣。鄧百拙以此作亦清麗。何哉。又按牧之一叫一回。亦欠通。叫曰一。便是一回矣。豈向可云一叫幾回乎。此病後人無識之者。昔觀王阮亭詩。閨中若買金錢卜。秋雨秋風過漏橋。本唐人詩。衆中不敢分明語。暗擲金錢卜遠人。未識錢卜起於何時。後見士冠禮疏。筮法。古用木畫地。今則用錢。竊以爲據。賈公彦言。當即起於唐代。及聞錢氏養新錄。載筮用錢一條。亦引士冠禮疏證之。并云。考賈公彦疏。本於北齊王僧虔。隋李孟哲二家。則齊隋唐初。皆已用錢。重交單折之名。與今不異。是據錢說。又不於唐。